

## 吹夢巨人

那個夢裡，像《險路勿近》、《陷索》這類美國電影的荒涼公路旁的廉價汽車旅館，我又回到二十多歲的時光，隻身一人長期質租於二樓一個房間，對創作充滿激情，夢想成為一位小說家。大部分的時間，我把自己關在房間，埋頭寫著沒地方發表的長篇。印象極深是藍色墨水在潮濕的整疊稿紙暈染開來、密密麻麻的字。這個潮濕的實體感使我在夢中對於「原來我的人生還是一片空白，還要寫那麼多字，一切要從頭來過」，感到一種巨大的疲憊。

旅館裡另外住著一些也是長期質租的房客。他們都是我年輕時無比熟悉又親愛的人渣廢材。大抵是夜市流動攤販，提著一只皮箱的藥品推銷員、盜版百科全書或中國民間故事推銷員、奇怪還有一個是小學棒球隊教練……這一類人物。重點是大抵皆二十來歲，沒有年紀稍長的歐吉桑（或是在那個夢裡，他們已被我哀傷地設定為「未來時光的歐吉桑」）。年輕、傻氣、過一天算一天，樂觀但愛幹譙現實社會的遊牧族。但似乎在那個公路旁的旅館裡，所有人未來的命運都決定了。

旅館老闆娘是個阿婆，非常龍縱這群臭烘烘的男生（如此說來，似乎不應是美國公路電影那種惆悵威脅「有個公路連續殺人狂」的冷酷異境；反倒像《幸福的三町目》這類日系以戰後年代為場景重建的懷舊片）。成天趴在窄仄的樓梯木板梯階上擦抹。原本他們沒人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有一天這阿婆像透露天大祕密地對倚聚在一樓櫃檯旁抽菸的諸人宣布：幫我打掃房間時，偷看了那些小說，「你們全被寫進去了。」

背景音樂是那種手搖喇叭黑膠唱盤的日本海軍軍歌。我和那些粗魯傻樂的傢伙們確實有一種相濡以沫的情感。有一個畫面是其中一個傢伙的發財車停在旅館前方鋪碎石的停車場，那輕鋼架撐起的油布篷車斗裡，堆滿塑膠膜包著的夜市絨毛玩具小山：KERORO軍曹、哆啦A夢、哈士奇犬、Hello Kitty、忍者龜……粗製濫造、眼睛部位的小圓黏布常倒反，使那些廉價布偶在燈泡黃光下或鬥雞眼或暈眩狀有一種集體癡傻或鬼臉的暴亂印象……我陪他挑揀著要分贈給旅館裡這些流浪漢哥們的玩偶。明明是一隻三十元賣不出去的工廠切貨，他卻無比認真像揀選昂貴水果禮盒那樣每一隻皆猶豫反覆。哪個傢伙應該比較喜歡這隻粉紅小豬，哪個人又應該給他這隻穿荷蘭女僕裝的黃色鴨子，你覺得呢……

在這樣應該是周潤發賣維士比混雜在一片男性、勞工、汗臭菸味的陽剛室友群居關係中，我卻和他這樣娘地挑選可愛小玩偶，難免感到一種彆扭與茫然……而我在那夜色中，仍不時張望黯黑樹影另一端，朝遠方伸展的、邊緣鑲著微光的公路（所以終究還是美國公路電影？）

在這個夢中旅館的一樓玄關外，有一個年紀大我們一輪的大哥，在角落擺了一個關東煮物攤。這怪怪的，正常這樣郊區旅館的這個位置，應該是一個賣咖啡的小吧檯。我不知道這位大哥和旅

館阿婆的關係（也許他是她的兒子？）但他似乎對這些離家漂流、借宿在這樣廉價旅舍，天亮後各自開著破爛車子出門討生活的小夥子們，充滿一種取代父兄形象、喚起孺慕之情的吸引力。他非常沉默，但每個傍晚，大家全圍坐在他白煙瀰漫的攤位前。夢裡我無比清晰看著他那玻璃櫥裡堆擺著女人屍體潔白如百合的肥腴烏賊、暗紅色上頭布滿一朵朵蕈菇般吸盤的章魚足肢、或同樣屍體意象顏色較灰稠些像面朝下浮於水池露出的臀部的豬肝、或如電影《海上花》裡那些妓院少女塗了蔻丹的纖長手指的整束韭菜、或盤繞成人腦形象的一坨一坨動物的粗細腸道……

大哥偶爾會用一種哀憫或嘲弄的眼神看我，似乎眾人中只有他知道，我是挾帶著未來時光的世故、鐘乳石洞穴般錯落駁雜的記憶，混坐在他們之間。也許只有他知道，除了我，他們全是在存在的。有一次我喝醉了，喃喃說：

「但我後來變成自己不喜歡的那種人了。」

他頭也不抬，繼續用抹布擦拭一只玻璃杯：

「那很好，那代表你有一顆溫暖的心。」

「為什麼？」

「只有溫柔的人，他才會讓自己被這麼艱難的人世改變啊。」

有一次，在孩子們的工作桌上，看到一本英國童話家羅爾德·達爾寫的《吹夢巨人》，我翻了翻，那個畫面非常奇幻美麗：一個失眠的小女孩，看著窗外銀色月光照射下的馬路和商家，「一切都是那樣的蒼白、朦朧，就像霧中的景色似的」，這時一個巨大的黑色影子，從大馬路朝這裡

走來，那巨人在每一戶人家前面停住，窺看二樓的窗戶，一隻手拿著一只又細又長，像是喇叭（其實更像吹玻璃的吹管）的東西，伸進打開的窗戶，呼的吹一口氣進去。它把原本關在一只玻璃瓶裡，一小團一小團發出不同顏色光的夢境，吹進那些孩子熟睡的房間裡。

在那個夢裡，某一個時刻，我突然看見消失在夜黯深處的公路彼端，真的有一個巨大無比的黑影，像醉漢那樣搖搖晃晃朝我們這邊走來。或許我的夢也被「電影化」了，仔細想來，夜空上月微星稀，公路上沒有路燈也沒有車輛駛過的光束，但那沿著公路弧彎朝這蹣跚而來的吹夢巨人，卻被一種鏡頭外的光源全身撒上一層薄薄的光。我想起白日時看的那本孩子們的童話書，心裡激動極了：

「媽的，原來一直以來都是這傢伙往我的腦袋裡（用根吹玻璃管）吹進這些怪夢！」

但大哥那時正跟我說話，背對著公路那頭，沒看到我看到的景象。其實那時我也沒細想，如果這個夢是他吹進我腦袋裡無數個氣泡般的夢其中的一個，那麼為何他自己會出現在這個夢裡？而等他走近我們這邊，如果拿出那根長吹管對我們這幢旅館窗內吹，會發生什麼事？包括大哥在內的這些和我一道擋淺於我根本不曾經歷過的「過去」的這些哥兒們，會不會頃刻化為粉塵般的薄霧？

大哥那時正對我說（他的態度非常沉靜，那可能也是我不敢打斷談話，叫他回頭的原因），他觀察我很久了，他發現我跟其他傢伙不同，甚至有一種他終其一生也達不到的品德，他無法描述那是什麼，就像螞蟻無法用觸鬚描繪牠置身平面之外的立體空間。我讓他覺得自己是個有缺陷的

人，但他同樣也不知那缺陷是什麼？他不是那種娘砲的神祕主義者，但他必須對我說：「兄弟，我們肯定在哪一世見過，而且有很深的因緣，以後，你的事，就是哥我的事。」

那時我其實本能想朝他撲去，將他壓倒（「吹夢巨人就站在你後面！」）但夢中的我只是在内心哀嚎：「可是我愛了你的女人。」

## 樹

我家對面的和平教會最近拆除了，從我這幢四樓舊公寓陽台窗往下眺望，整個拆除過程非常有效率。一台個頭稍大的怪手，機械手臂前端裝了一鶲鵠嘴般的鐵鉗，像一隻勤奮無感性的牛頭梗，獨自啃咬撕裂一頭比牠大上許多，倒臥的牛屍。第一天早上你看它噬啃著聚會所的磚牆，一些老建築結構的木架，還把鐵皮屋頂和一條一條長鋼架像折疊軟塑膠那樣拗扭成一坨坨糾纏的線團模樣的醜怪東西。這或是我並沒有不捨的情感之真實性。主要是幾年前，教會的人就已找工人來把原本日式建築的瓦片屋頂砸掉，換搭現在所見的紅漆鐵皮屋頂。此次所見，較大規模的暴力只是拆毀那難看極了的輕鋼架和鐵皮，不會有一種「啊，他們在拆毀古蹟」的不忍卒睹。

主要是原本挨著小巷圍牆一株四層樓高的老菩提樹，據說已有九十幾歲了，濃蔭密布、枝枒遮天、涼風颯颯，一片淡金色的光暈翻飛。那本是文化局列管，我們這一帶巷弄的老樹群中的一景。每天清晨、鳥鳴宛轉，你會看到這棵老樹以自身形成一遮蔽隱祕的世界，任那些以不同斜切面起降的雀鳥掠影來回。教會要拆除舊建築改建大樓之初，曾有附近較有社區意識的婦人登門尋求連署，我們也簽名了，但心底就是有一種卡夫卡「城堡」式的灰暗世故，知道是留不住那棵應